

感悟咬文嚼字

谢红 

1982年初，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省委宣传部《支部生活》编辑室（现《云岭先锋》杂志社）工作。一干就是近30年，直到退休。一辈子和文字打交道，个中滋味体会颇深。

作为记者编辑，注定了要咬文嚼字。一篇文稿到我手里，从主题思想、标题、结构、寓意甚至词语搭配、错别字，都无一例外地不能放过。刊出文章的质量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记者编辑的水平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受命采访见义勇为的英雄徐洪刚。一篇人物通讯写成后，我将它命题为“英雄战士徐洪刚”。交稿之前，再作审核，我总觉得这个标题太平淡。

我把采访过程以及与徐洪刚相处几天的情景、细节，一一在心里过了一遍，脑子里出现：这个战士英俊潇洒中带点稚气，虎气生生中又有些腼腆，面对闪光灯还有些手足无措；闲暇时，他又会在下榻宾馆的草地上翻筋斗、倒立、虎跳……顽皮活泼的性格可见一斑。那一年，他22岁，俨然一个大孩子。几番思考，几番斟酌，一首军歌《我是一个兵》的旋律在我脑海中涌现。

于是，我提笔将这篇通讯的标题改为“我是一个兵”，才算满意交稿。后来，此文获得当年“全国党刊好稿”一等奖，此标题也受到一致好评。

此类事例，在我履职的几十年中并不鲜见。这让我深深地体会到“咬”“嚼”出来的文字，才更合规矩、更有个性特征，才能让读者观之有兴趣、读之有情趣。

咬文嚼字是需要底蕴的，干记者编辑这一行的人，常戏称自己是“万金油”。只有学识渊博了，提笔才会如行云流水；底蕴深厚了，改稿才能挥洒自如；心里有底气了，才能从容推敲。

咬文嚼字不能怕翻书、查字典、求证、查询，对自己拿不准的问题，要想尽办法弄个水落石出。在编辑这个角色的“词典”中，决不允许有“大概”“也许”“似乎”“好像”这些似是而非的词语存在；在编辑的头脑里，决不允许有得过且过、推诿拖延的意识。以其昏昏，如何使人昭昭？从文稿变成文章，一旦见诸报刊，就是成品。所谓黑字落在白纸上，任何一点瑕疵或疏漏，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不良后果甚至损失。☞

我和党刊的

故事

从“学生”到作者

杨冬云 

2012年，我被借调到临沧市凤庆县委组织部工作。到了新单位，有很多知识需要学习，这时，我看到单位报刊架上的《党的生活》和《致富天地》杂志，拿起来翻阅之后，发现里面正有我想了解的内容。

此后一段时间里，我成了《党的生活》和《致富天地》杂志虔诚的“学生”。我常剪下杂志中自己需要的内容，粘贴到笔记本上。后来，《党的生活》更名为《云岭先锋》，不论是文章图片还是排版都有很大的变化，也让我眼前一亮，更成了它忠实的粉丝。

随着互联网的兴起，《云岭先锋》《致富天地》和《金色时光》三本杂志也有了电子版，我们可随时登录云岭先锋网进行阅读和学习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喜欢上了这种阅读方式，查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只需在网站上搜索，比以前剪刊、记笔记方便多了。久而久之，我也收获了不少喜悦，慢慢地从稚嫩的“组工干部”变成大家口中的“老组工”。

2016年，我接到评论文章发表任务。我想，以前虽然没有写过信息，但读过不少党刊刊发的文章，完成任务也有些底气。于是，我尝试着将“搜肠刮肚”写的一篇稿子《凤庆县五种方式推动干部“走出去”》投到云岭先锋网，并被采用，这让我十分兴奋。

2018年，我收到了杂志社编辑老师的用稿通知，这是我第一次在党刊社系列纸质杂志上发表作品，我写稿投稿的信心更足了。渐渐地，我也从一名“学生”成长为一名作品颇丰的作者。

2021年9月，我成了凤庆县委组织部“滇红先锋”微信公众号编辑，这一路成长，党刊一直陪伴在我身边。

现在，虽然我离开组织系统到了新的岗位，但“活到老学到老”这句古话，一直激励我不断努力学习。我对党刊的关注不变，我与党刊的缘分依旧。☞